

聚學軒叢書



古經天象考卷三

聚學軒叢書第一集

通州雷學淇

貴池劉世珩校刊

觀象下

日月行度分野

日月食五星行度列宿風雲雷電雨露霜雪虹霓河

漢書霧凇氛祲

日月行度

易繫辭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書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詩小雅日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春秋昭公十一年左傳曰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

過也

正義曰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

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十二會

小戴記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
行 中庸曰道並行而不相悖 祭義曰日出於東月
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逸周書曰天道尙左日月西移 天有九列別時陰
陽 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
一次而周天厯舍於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
權輿

世本曰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

慎子曰日徑千里晝夜所經謂之一度仲夏躍東井
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躍南斗而去極遠則
晝短而夜長

素問曰天度者所以紀日月之行也 日爲陽月爲

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

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

書堯典正義云六麻諸緯

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淮南子天文訓日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

十六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

而爲月

史記曰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月五星順

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

以所犯命之曰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

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 昴畢間爲天街其

陰陰國陽陽國

劉向五紀論曰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

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後漢書律麻志又

洪範傳日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唐書大衍麻議

漢書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

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

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極近故晷景短立八尺

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

晷景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

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故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

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

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
南北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
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
也 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
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東
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
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 若戶失節
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 日行不
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
轉 月行則以晦朔決之

後漢書曰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

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 日行北陸

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

廣雅曰日月五星行黃道始營室東壁奎婁胃之陽
入昴畢間行觜臚參之陰度東井輿鬼行柳七星張
翼軫之陰入角間行氐房出心尾箕之陰入斗牽牛
間行須女虛危之陽復至營室

晉書曰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
也 斗建之間三光道也 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
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
也 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又
爲四表中間爲天衢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

南曰太陽北間曰陰環其北曰太陰由乎天衢則天下平
和由陽道則旱喪由陰道則水兵牽牛六星天之關梁
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

隋書日月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疾疾則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月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

此說始見北史張胄元傳

唐書大衍曆日躔盈縮畧例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至劉焯立盈縮躔衰術與四象升降麟德曆因之更名躔差

凡陰陽往來皆馴積而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漸益之以至於秋分又及中而後益急急極而寒若舒極而燠若及中而暘之氣交自然之數也 月行九道議曰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頗采以著遲疾陰陽厯然本以消息爲奇而術不傳 八行與黃道而九是謂九道凡八行正於春秋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春秋易九六七八迭爲終始之象也

五代史曰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

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
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
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
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謂去黃道
極遠不過
六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

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

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益斜故
日行十

二度有奇反直故
日行十四度有奇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

差斜故較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

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

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八節之

中各分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

元史曰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四象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象別七日七日者成數也微不足各行九十一度亦成數也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凡日以赤道內爲陰外爲陽月以黃道內爲陰外爲陽

淇按西漢治厯止用赤道度黃道九道之說東漢始施行然其由來遠矣周書曰天有九列別時陰陽黃帝星占曰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

見周官馮相氏疏

石氏星經亦有黃道規之說然則古人之厯七政何嘗專以赤道度遙準之哉且七曜在天周書云右回而行此西法所謂自動也武順曰

日月西移此西法所謂帶動也古之厯法無不謂日月東行者惟夏厯特違眾法故劉向祖冲之并譏焉朱子詩經注從古法而堯典注用張子之說從夏厯與右回進次經緯錯行之義俱不符未足依據日之右轉每晝夜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乃古法之大率日每歲東行直前月
每月東行漸卻此陽進陰退之義漢志所云井斗
婁角止據數百年之象言非是古今分至日必躔
此四宿矣日躔有盈縮始發於張子信月行有遲
疾始發於劉洪此後代之法精於前人者至日躔
有歲差本是古法漢晉言厯者自誤解耳

再按九道之說古人據八節言其實月行二十七
日一周天又二日有奇進一次而與日會計自正
月朔日爲始一年三百五十四日共十三周天分
爲十三道有閏之年則十四周天分爲十四道積
至五年餘分爲七十二道始復行前之故道焉此

七十二道首尾相承本止一道古人因其義難明
各隨方色圖之於帛因有青道朱道白道黑道之
殊古法止每方圖二道竝圖其出入於日行之黃
道故日月行九道

漢書藝文志有耿壽昌月行帛圖

實則月之行

天每周必偏出於四方之黃道外周轉繞行過黃
道而因以行黃道也春則東出演而南夏則南出
演而西秋則西出演而北冬則北出演而東就一
年言之則每方約有三道統五歲餘言之則每方
各有一十八道惟分至之月其行在中之六道也
左傳同道之說言其大率其實日行在二分正當
赤道斜度而東北辰之運帶以左旋此二日與赤

道竟無甚出入月則每一周必出入於黃赤二道
二分雖行中道亦偏於東西未嘗竟與日同道也
孔疏六入七出七入六出之語不甚分曉月之在
天每歲皆十三出入於黃赤道春秋分之出入於
黃赤道皆六度冬至之出入於黃道亦六度於
赤道則十八度以外矣

日月食

易象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詩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
其行四國有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

食于何不臧

大戴記誥志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

小戴記昏義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

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

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傳曰不書日

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

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莊公二十五年夏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左傳曰唯正月之

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昭公十七年傳義 昭公七年傳曰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

與此同 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

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
 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
 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
 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日
 擇人二日因民三日從時 秋八月衛襄公卒 十一
 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
 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
 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
 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昭公二十一年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
 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

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
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二十四年傳曰夏五月乙
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
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句莫將積聚也莫古
暮字
此解必
甚之故秋八月大雩旱也

淇按日月食之說自古不同據麻法則日食之故
易辨月食之義難明而易與詩謂月食乃天道之
常似日食獨爲災變故春秋止記日食因日爲君
象季平子不用幣救日昭
子謂其不君君卽此義不可虧闇有食之者故
必救而記之也據周禮及大小戴記凡日月食皆
救二者悉天之變譴故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因

治道隆浹二曜貞明陰晦之魄不敢侵陽闇虛之
景不能蔽月故月皆變行而不食也據左傳則春
秋時已知日月之食由於行度但未能得交食之
限耳故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
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若過分而未至日有食之
則或爲旱或爲水唯孟夏之月救日食用幣其他
月止伐鼓不用幣因純陽之月而陽不克莫必積
聚而爲旱也故此獨用幣而祈禱之解詩彼日而
食於何不臧謂四國無政不用善詩人因就日食
之災以謫之故政不可不慎此是惡居下流惡皆
歸焉之義並非日月之災果因君政也又謂凡日

食於某國之分野其歲月日辰並相尅制又國無善政則君與臣必當其咎若六物不同君臣力政則雖食不爲災凡此皆經之明文無容偏廢而後世治厯者從傳說謂譴謫乃附會之辭治經者從禮說謂推步乃漢唐之法互相辨詰難得會通嘗推論之此由解經者株守一端未能兼通眾義也夫一闕之市必平以衡羣言之淆必衷諸聖孔子贊周易謂月食是天道盈虛之理猶日中之必昃也則日月食皆自然之天象不關於君后可知二句本互文見義於日言昃則月望之必虧可知於月言食則朔日之有食亦可知易之義尊陽而抑

百經天象卷三
陰故於月言食於日止言昃也日月食既由於行
度而詩人刺之禮有救政者此則左傳之說較毛
傳鄭箋爲愈周禮以食爲變動保章氏志之所謂
詔救政訪序事者卽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
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及備水備旱之事也而修德
省刑之說於此無與蓋薄蝕既非變譴君與后固
不得獨任其咎但在天之象凡非常有者俱謂之
變聖人之治天下必以天下人之心爲心今終歲
所共仰戴者忽焉而蔽其明易其象凡人之見之
者莫不怵於目而惕於心聖人能獨漠然而無動
於中任其自晦自明使人皆惶惑而失色乎況日

者君象食能爲災既有其徵長民者安能不爲之
匡救禮所以稱食爲變動而必詔救政者此其義
矣不然謂薄食皆天變之譴聖人在上則日月不
食故唐虞三代之盛不聞有此果爾則後代厯法
之食限何以預先推知夏商二季之衰何以不聞
日食四仲乃歲之中氣何以食不爲災春秋之世
二百四十餘年厯法之合於食限者尙有又何以
聖經所記止三十六食反覆推勘皆有難通以經
傳之缺文歸美盛世以自有之天象歸咎人君平
心論之誠未免附會然因此謂日月食絕非災變
凡古人修德修政之說盡辭而闕之且謂經傳所

記凡不合於食限者皆是誤文此則更誤矣考麻
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一交會食在春分
後則能爲早在夏至後則常爲水故左傳謂之災
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而抑臣此常理也臣而蔽
君非正道矣故詩曰不用其行此行字止作道理
解非是行度故禮亦謂之變也春秋之記日食有
三義焉一以著史臣之失凡日誤月誤失閏失記
者皆是一以垂麻數之法凡推之行度而合於食
限者皆是授時麻推得三十四食一以志天變之異此則襄
公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之比月連食是也蓋天
象之變動有大小亦有吉凶凡合於行度而非歲

月之常有者是爲小變其無行度可推而爲古今之僅有者是爲大變小變乃天象之常大變乃天象之異雖是變異亦有吉凶如一行所云古之太平日不食月變行而避之此卽周禮所謂變之吉者也若行度本不應食而月乃變行蔽日比月連食此則周禮所謂變之凶者矣夫天有象而告之以凶其爲人事之感召有以干天之怒可知非修德修政其何以禳此然則小戴記昏義之說又豈可忽焉而不察哉唐一行深明此義而乃以襄公時之比月頻食歸之誤條是一行知月之變行避日而不知月之變行蔽日矣漢書五行志謂董仲

舒言六卿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事
在春秋後故經不載春秋正義謂漢高祖三年十
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日有頻食之理此爲正論
唐荆川徐圃臣並斥變行之說豈月之從星亦正
行乎凡此者俱非經義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正行也月之從星變行也據歷代史記日月俱有變行之時但月之變行易見耳

再按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梓慎所言卽後代推交
食限法所由起語義雖未能周浹法之大率也蓋
日行黃道有南北出入月行九道有南北出入又
有東西出入日南則月北日北則月南此所謂相
過也每二十九日有奇月與日必一會是爲合朔

合朔時必同度其行道之并互錯出處謂之交合朔恰在交道之間如是則日食若同度時不同道雖合不食也凡食必從西起日行遲月行疾也日行正在交處而月從西來適亦入此而合朔焉所以日爲月所掩人立地上視之故謂之日食若所立之地正值日月并疊處則謂之食既月自西南來食偏於上謂之陽厯月自西北來食偏於下謂之陰厯天下之大凡見此日食者各以地之遠近分食之多寡非果其食有異人之見之者各不同耳且日月之在天其行道本不相悖無所謂食也凡食與晝夜晦朔弦望皆以人之見不見別其名

義豈日月果有變動哉日月之體高下懸殊人自
地上望之似無異者故麻法分月行爲九道謂每
月皆有出入黃道與日同度之時因以有食同度不必
同道者日每月止行二十九度有奇此二十九度
內未必恰是月行之交處故不食卽是交處而未
必同度故亦不食若合朔而其實不相礙也月之
之時正值交處斯食矣

有食因爲地體所隔不得盡受日光故食必在望
其被食處卽地影也若望之時不與地影相值則
不食半值則食半正值則食旣食之分數卽所值
之分數也凡月食必起于東因日在地下地影在
日衝之度月自西來值之故食從東起靈憲曰當
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卽謂此西法謂日

越六月卽能再食此卽左傳正義所云麻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之說也其法在東漢時宗誠已言之故曰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可知此是古法推日食之大率其見于經者止梓慎二語耳再按黃道南北濶四十八度乃日輪斜行之數冬至後自西南而東北夏至後自西北而東南終古終歲止此一道周而復始在天之象亦惟日最尊故月行蔽日則謂之蝕日行蔽月則謂之合月近日則晦星近日則伏惟星與星相乘始謂之犯鬪合入蓋以人譬之日夫也月婦也星子也夫爲妻綱父爲子綱故星月得借光于日此所謂妻以夫

貴子得食于其父也月亦有食者月本應得光于日而忽有闇虛蔽之使之無光此亦變而非非常之象故周禮亦有救政焉 或謂曾子問言諸侯旅見日食則廢禮助葬至塋日食則止柩孔子曰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是古無預推日食法甚明子何以云爾曰日月之食由于行度易傳已明言之但聖人言其理不究其術君子務其大者遠者推步之事則有司存故曰不知其已之遲數左傳之釋日食也稱述古禮曰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爾雅曰底致也卽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致有致遠知來之義焉此卽古法推知日食之說

杜注訓底爲
平非傳義

惟其是天道盈虛之理故西周以前

不記日食夏書之辰不集于房因義和廢職而記也周詩之十月辛卯日食因時再失閏而譏也此外則絕無言者幽平之後疇人分散古法失傳諸侯各以私法推測閏朔多違故春秋經書日食者三十六惟襄公時之比月頻食是記異之文其餘與冬有蚤春日至同義皆所以譏失時正厯數也梓慎同道相過之說是又其法之萌芽而尙未得交食之限漢晉以後乃漸又精當而復古矣夫古人既有推知日食法而朝祭有廢禮之說者此則魏之劉劭言之甚詳王彪之故特異議未足知此

蓋天道遠人道邇豈有因推步之術而預廢國之
大典者必象見而廢禮此禮之大坊必不可易者

矣

劉劭王彪之說見
魏志及裴氏注

五星行度

詩

啟明長庚

周禮

十有二歲之相
並見上五緯篇

春秋襄公十八年

丙午

左傳曰天道多在西北

注云歲在
豕韋月又

躔

十九年

丁未

鄭公孫蠆

子蟠

卒傳曰歲在降婁

見三十
年傳

二十八年

丙辰

傳曰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

三十年

戊午鄭殺良霄

伯有

傳曰歲在姬訾之口

昭公八年

丁卯傳

日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

猶將復由

昭三十二年

辛卯

傳曰越得歲吳伐之必受

其凶

注云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周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

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晉語曰獻公二十二年

公子重耳出亡

謂奔狄也

文公在狄十二年歲在壽星

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秦

伯納公子董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

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

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且以辰出而

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

韋注云獻公二十二年魯僖公五年

也在大梁謂魯僖公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去大梁在

實沈
之次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期年不去

史記天官書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歲星

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

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

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

察剛氣以處位熒惑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

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

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日反明主命者惡之東

行急一日行一度半麻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

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

一二十八歲周天 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
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三十日復出
東方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其出行十八舍二百
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
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 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
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
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
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
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 此卽上行十
八舍之說 凡出入東西各
五爲百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
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

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日明星柔高遠日日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止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日太白柔高遠日日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 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 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

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
之營室角畢箕柳 又曰甘石厯五星法唯獨熒惑
有反逆行 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
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變色

張衡靈憲曰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

近天則遲遠天則速 此之遠近即謂九重
遲速即謂行度也 行則屈屈

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迺于天也行遲者覲于東

覲于東屬陽行速者覲于西覲于西屬陰日與月此

配合也 大明升于東
月生于西 攝提星 即木
熒惑地候星 見晨

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 五星並有晨見
夕見之時不應

分屬所謂附日附月者言其性情功效也惟地候則
附于天就天之九重言上木火三重皆在日輪上金

水二重皆在
月輪上也

漢書律厯志曰三統厯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
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傳曰大火闕伯
之星也實紀商人 天文志曰古厯五星之推無逆
行者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爲有逆行

唐書厯志五星議曰成湯伐桀歲在壬戌開元厯星
與日合于角次于氏十度而後退行

管窺輯要曰五星常行之道在角中間 亢南一度

氏中央 房中度 心北一尺有半 尾北三尺

箕北一尺半 斗杓第三星 牛南一度 女南

一尺 虛南二度 危南二尺 室南二尺 壁南

二尺半 奎南二尺半 婁南二尺半 胃南八尺

而昂南一尺 畢北三尺 觜北二尺 參北三尺

半 井中井北五寸 鬼南二尺 柳北三尺 星

北三尺 張北三尺半 翼北四尺 軫北三尺每

一尺為一度若多少不同則謂之失次亦曰失行

又曰五星晨夕伏見順逆遲疾皆以日度為規日度

因氣而有盈縮春分後行緩 秋分後行疾星行隨日而有增損順

逆行之故先考日躔盈縮之差斯得星行疾遲之定

遲疾 數伏見之期經緯之度可得其率矣蓋五緯之行不

由黃道亦不由月道而出入黃道內外各自有其道

凡順行最疾之時必與日合度木星最疾約四日行

一度火星最疾約七日行五度土星最疾約七日行
一度去日漸遠而行漸遲遲甚而留與日近一遠二
也留久而退與日周天相半也木星初留約距日一
百九度初退約距日一百三十一度火星初留約距
日一百三十一度初退約距日一百四十四度土星
初留約距日九十四度初退約距日一百二十八度
凡退行最疾之時必與日對冲初遲退漸疾退退最
疾而復遲退如初退止而留則皆距日如初退之度
留久而順則皆距日如初留之度日近于後躔漸久
而行漸疾卻從晨遲以至於晨疾背近于晨見距日
之度復與日同躔則伏而光不著矣此三星比日行

度較少故合伏以後日在前而晨見于東方是與日未對沖之先夜半後可望謂之晨段與日既對沖之後夜半前可望謂之夕段金水二星則不然金星最疾約四日行五度有餘距日甚遠不過四十五度水星最疾約一日行一度有餘距日甚遠不過二十四度其距日既不甚遠則所行遲比日較少由是漸與日近金星距日三十度有餘而初留距日二十四度有餘而初退水星距日二十一度半而初留距日一十九度半而初退退行之際與日相近如夕見之度伏而不著與日相遠如夕見之度晨見于東退行最疾之時必與日同度退止而留則距日如初退之度

留久而順行則距日如初留之度遲行漸疾而漸近
日距日如退伏之度與日同躔則又伏而不著矣此
二星比日行度較少合伏以前則過日而前夕見于
西方與日未退合之先昏後可望謂之夕段與日既
退合之後晨前可望謂之晨段以金水形體大故伏
見與日近木火土形體小故伏見與日遠其有入氣
盈縮之變則當隨氣以推求其差而加減常數則得
其逐日之定度矣 又曰晨夕伏見相距之度始于
張胃元皇極以後雖入氣各有損益而其法無定至
授時本于實測木星距日一十三度火星距日一十
九度土星距日一十八度皆夕伏而晨見金星晨夕

伏見距日一十度半水星晨伏夕見距日一十六度
夕伏晨見距日一十九度 又曰木星八十三年而
周天與日合度者七十六合期約三百九十九日火
星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度者五十七合
期約七百八十日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
度者五十七合期約三百七十八日金水與日常相
近隨日一年一周天金星八年而五合于日退合者
又五約五百八十四日而順逆兩合水星四十六年
之間合于日者一百四十五退合亦然約一百一十
六日而順逆兩合此其常也先視土木所在之辰以
考其七政之合局辨其主客論其休王亦可以見氣

運之更變矣。又曰五星之行其遲疾也有本于星者有係于日者有由乎氣者如土木火度行遲金水星度行速此各星遲疾之殊本于其星之性情有緩急也及各行其道又視其去日之遠近而有遲疾之變差焉是以周率起于合伏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三合逢陽則留與日相衡則逆行順段度當加行逆段度當減遲疾一周加減適平復與日相合謂之周率及各入其厯又因夫氣之淺深而有盈縮之加減焉是以厯率始于冬至入陽厯則度行盈入陰厯則度行縮盈差則當加縮差則當減盈縮一周加減適平復會于厯初謂之厯率厯率之盈縮又所以加

減其周率之遲疾也三法具而步星之法益密矣

又論五星緯度曰五星本輪星度卽星道也其自行度卽各星離太陽之黃道度也星道交于黃道土木火三星與金水二星有異土木火之星道約有定宮以爲交金水之星道則無定度而盪交矣若黃道之各宮度分皆星道隨交之處也是故太陰有九道之交以其距黃道準于六度故至于二百四十九交而交道爲之一周交道每月退一度餘此星道之交黃十二宮亦如太陰之九道也但星道之距黃道據交以定遠近雖有相距之數隨交以推遠近則無常距之度故星道之交宮不但止于十二度有三百六十則交亦有

三百六十矣其爲道也屢遷雖至于萬萬寧有窮乎

每度中皆可以分秒分之故不可窮極然星道與黃道之交在黃道初

宮則緯差少在黃道六宮則緯差多至于在黃道十一宮而差復如其初矣以相距黃道遠近而較之則近黃之差多而遠黃之差少以出入黃道而較之則黃南之差疾而黃北之差遲以逆行交道而考之則或出黃而爲勾或入黃而爲已是又逆行出入黃道南北之別也

淇按史謂木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

日行一度半謂日行一度之半也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金水二

星皆歲一周天此小周之行率也黃氏謂火星七

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
卽祖氏行天七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此大周
而超一辰之說之行率也合二周之數而審定之使無差忒此卽
齊七政之謂矣周禮宗伯疏不引史爲據乃援星
備之文謂熒惑三十三年而周天太白八歲而周
天與麻象麻法俱忤豈足以爲經證乎雖然所謂
率者統順行逆行遲疾畱伏而合計之以約取其
中數非專謂星之正行矣古經止言歲星十二年
一周天謂之一星終又謂歲星有超辰之限明星
啟明長庚皆太白之異名數日內晨夕皆可望此
與後代步五星之密率悉合雖不云五星有逆行

然太白之晨夕可望是贏縮畱伏已有明驗故甘

石星經謂熒惑太白有逆行法史記則云五星無

出而不反逆行厯代從之因以晨段夕段衍爲綴

術乾象厯始爲晨夕畱退諸法張子術信始有入氣盈縮之差後皆遵用獨班氏天文

志以逆爲失度淮南子謂太歲在四仲行三宿在

四鉤行四宿四鉤卽四隅言太歲則歲星可知史謂水星以四仲

之月見詩正義疑啟明長庚非一星此皆疑似之

言非確論也夫非常者謂之變凡變者必無常今

歷代之步五緯不惟順行伏見各有常則卽逆行

畱合出入緩急亦必有常度常期故司馬子長曰

所過行盈縮有度然則史記靈憲等說爲是班氏

誤矣至史謂水星必見于四仲此與淮南之言歲
行四鉤皆拘滯難通宿度有多寡或過宮孟仲有
閏餘則推徙而五星之順逆伏見各有常期雖約
以節氣尙有不可況欲齊之以月氣乎夫緯之行
度但統計小周大周之數而約言之則木必歲行
一次水必四時皆見耳其次中之星則古今不同
見之早晚亦前後互異不必以宿星及節氣係之
也啟明長庚卽明星太白不惟見四家傳注史記
明星大囂太白大相之說亦互相證明蓋論星之
本行金在日前則晨見東方順行而夕不見在日
後則夕見西方順行而晨不見然有時南北相距

之度差遠高卑各異則雖與日合旋卽逆行而出如道光二年二月壬辰日在危十六度行最高金星夕見于西方退在室一度行最卑次日癸巳金遂伏于室十八日甲午戌正三刻乃合于危之十九度末至十九日乙未金星與日同在危之十九度相距不及二十分而晨又見于東方逆行然則金星于三日內卽可東西竝見傳注與史記之說豈不確然可信乎黃氏所說經度緯度皆五星之正軌于經緯二道外再有離失若熒惑之守虛期年不去歲星之在星紀淫于元枵此則周禮保章氏之所謂變動矣

再按歲星超辰之法始見春秋左氏傳魯僖公五年後皆巳年在子午年在亥依次推之無有不合此卽小周之說也昭公三十二年辛卯歲星應在寅宮析木之次而伐越傳云越得歲是移于星紀跳一辰矣此卽大周之說也左氏以傳傳曾申申

傳吳起起仕魏而傳于子期師春石申皆在魏與

聞之故各記其說見師春書及星經二書並逸師春說今見容

齋五筆石氏說見漢書天文志竝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二周

超一辰後期隨其父奔楚傳鐸椒虞卿荀卿書不

著錄漢之司馬子長劉歆服虔皆習左傳者也故

太初麻三統麻左傳注竝傳其義太初三統二說見漢志服注見

周禮及左
傳義疏

皆謂一百四十四年超一辰無異說者

兩晉以後覺其法疏濶故祖冲之作宋厯謂歲星
行天七帀卽超一辰劉焯李淳風從之齊之宋景
業以祖氏之說太近謂歲星將及十周天超一辰
周之甄鸞從之唐一行大衍厯議更定爲前率後
率謂商周迄春秋之季一百二十餘年超一次戰
國以後其行寢急至漢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
四年超一次宋史天文志議之而仍從古義十二
周之說嘗考古經長厯以推按此事竊謂商周至
太初一行之前率爲是一百二十餘年者一百二
十六年也西漢之末至於李唐一行之後率爲是

八十四年者卽祖氏之行天七而也趙宋以後其
行愈急後率且有不能合者姑存俟考按左傳僖
公五年春晉公子重耳出奔翟據長麻是年歲次
丙寅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及竹書紀年皆同

厥後反國董因謂文公

曰君之行也歲在大火蓋此年始跳于卯也與左
傳國語所載歲星之說俱合自是而上推之一百
二十六年爲幽王元年庚申歲跳在戌戌者降婁
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爲共王元年甲寅歲
跳在巳巳者鶉尾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爲
成王十二年戊申歲跳在子子者元枵之次也又
上一百二十六年爲殷王武乙元年壬寅歲跳在

未未者鶉首之次也國語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
晉之始封歲在大火竹書紀年武王十二年辛卯
伐商敗之于牧野成王十年丙午王命唐叔虞爲
侯夫惟寅年在未故卯在鶉火午在大火也然則
幽王庚申共王甲寅成王戊申武乙壬寅皆超辰
之限明矣由武乙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爲小辛三
年丙申歲跳在寅寅者析木之次也又上一百二
十六年爲太戊六十五年庚寅歲跳在酉酉者大
梁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爲太甲四年甲申
歲跳在辰辰者壽星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
爲夏后不降四十年戊寅歲跳在亥亥者豕韋之

次也國語曰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三統麻
謂湯之伐桀歲在大火竹書曰成湯十七年壬戌
放桀于南巢唐書麻志五星議亦曰成湯歲在壬
戌放桀夫惟寅年在亥故戌年在卯以此證之則
小辛丙申太戊庚寅太甲甲申不降戊寅皆超辰
之限又明矣不降以前五帝之世年甲不具傳言
顓頊之建星在北維其卒滅也歲在鶉火以及后
稷之相逢公以登皆無可徵驗矣魯僖公五年後
一百二十六年爲昭公十三年壬申是年歲跳在
申申者實沈之次也至三十二年辛卯吳伐越而
傳曰越得歲職此之故夫惟申年在申故卯年在

丑也服虔謂昭公十五年龍度天門其說近是劉歆三統厯謂昭公三十二年始爲超辰之限未確矣由昭公壬申又一百二十六年爲威烈王三十二年戊寅歲跳在丑丑者星紀之次也是年三晉命爲諸侯又十八年齊田和亦爲侯遂爲戰國戰國時言天象者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甘石二公各記其當時之象筆之于書故漢書天文志引石氏之言曰太歲在寅歲星在斗牽牛太歲在卯歲星在婺女虛危甘氏之言曰寅在建星婺女卯在虛危夫惟申在實沈故卯在星紀亦惟寅在星紀故卯在虛危以此證之則魯昭

公壬申威烈王戊寅皆超辰之限又明矣更後一
百二十六年爲赧王四十年甲申歲跳在午午者
鶉火之次也又七十一年乙未五星旅于東井漢
志曰從歲星夫惟申在鶉火故未在鶉首也由甲
申一百二十六年爲景帝上元六年庚寅歲跳在
亥此與夏后不降戊寅以後之象同故漢志述太
初厯謂太歲在寅歲星在營室東壁太歲在卯歲
星在奎婁蓋太初距景帝止四十餘年故其象如
此然則赧王甲申上元庚寅皆超辰之限又明矣
余故曰自夏后至太初一行之前率近是然魏晉
以後此法竟又疏濶故晉帝奕太和五年庚午王

猛克壺關申允謂是年福德在燕又十二年壬午
秦議伐晉石越謂歲鎮守斗福德在吳此距太初
未及五百年而已跳六辰故晉至李唐余謂一行
之後率近是至于趙宋之世距晉之太和六百餘
年而歲星乃午年在辰辰年在午是一行之後率
且疏濶而不驗矣而宋史天文志乃譏一行之法
迂而自悖據紹興所行麻法謂歲星每年行一百
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又餘一分積一百
四十四年剩一次此蓋仍用古法十二周之說也
今按一行之二率本謂非星之正軌因羣雄力爭
禮樂損壞故歲星常贏于上此較班氏謂月食及

五星逆行皆晚世衰亂所致者猶爲近理因歲星
之行愈變愈急也新安江氏讀書隨筆曰春秋之
歲星不可以今法推此天道之大可疑者

列宿行度

周易賁卦彖傳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書堯典曰麻象日月星辰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
之遷辨其吉凶

大戴記曾子天圓曰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
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麻

小戴記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

行 中庸曰日月星辰繫焉

淇按諸經辰字隨文異旨此上所言皆謂二十八

宿也宿星有象故繫于天而可以數法

書之麻象史記作數

法蓋古義也

其所居之位亦動而屢遷故可察可辨以

考其行若止以合朔之虛位言將何以察其行又
安得謂之繫乎易繫辭九家注云辰者日月所會
之宿周禮大宗伯疏云辰卽二十八星也此爲正
解蓋天之九重惟北辰璿璣及十二辰之虛位每
晝夜必左旋一周而進一度終古無毫髮之爽其
餘八重凡麗乎天而有象者皆謂之文卽經緯之
謂也經星緯星皆有左旋右轉之差左旋卽附天

而行之帶動也右轉則繞北辰右同之自行東行也經星與七緯雖皆右轉而行度之遲疾則迥乎各異七政之右轉有急有舒有順有逆最疾者二十七日日有奇一周天至遲者亦不過二十八日有奇卽一周天人及見之錯綜以著變故謂之緯經星之右轉其行度太緩必六十餘年始差一度微細難知三百年一中變差將五度少可辨矣而人不及見又其行無急舒順逆之殊可以著七政之不齊佐機衡以成厯數故謂之經言其爲厯法七政之經也

史記以五緯爲經星之緯卽此義

非曰附天不動而竟

爲天之經矣天之大經止是北辰之左旋耳在書

之堯典日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
昴禮之月令曰仲春昏弧中仲夏昏亢中仲秋昏
牽牛中仲冬昏東壁中此非列宿東行之證其彰
明較著者乎漢魏以前不辨此義始則謂建星牽
牛是冬至之常星晉唐以後知有歲差矣而又謂
星之有差由于日躔之歲有却數雖精密如大衍
麻尚確守此說何論餘子

再按列宿之行皆依附赤道故堯時虛宿去北極
最遠張宿去極最近東周以後斗牛去極最遠井
宿去極最近今則箕宿去北極最遠參伐去極最
近慎子所言卽東周之象以二至之日躔推驗亦

概可知矣

分野

虞書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

注云十

野十二邦上應十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注云星土所主土也九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

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

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

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

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上用

客星彗孛之氣為象疏云此經論北斗及二十八星

所主九州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故云以星土

也云辨九州之地者據北斗而言云所封封域者據

左傳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

古經天象考卷三

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襄公九年傳

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入火是故味為

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祀大火而

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二十八年春無冰

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以有

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杜注云蛇元武之宿龍歲星龍宋鄭之星也

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

之注云歲星所在有福失次于北禍衝在南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昭公元年傳曰昔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

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注云后帝堯也遷闕伯于商

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

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

神也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

伯曰誰將當口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注云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八年傳曰陳顓

頊之族也 九年傳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

也注云相治也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

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

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

姜晉之妣也注云婺女爲既嫁之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疏云告邑姜言其子孫

當死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于是乎出吾是以譏

之 十七年傳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宋

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邱其星為
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
也 三十二年傳曰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
必受其凶 注云此年歲星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
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咎
國語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 歲之所在則我有

周之分野

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

二國

見玉海
十四

晏子春秋曰虛齊野也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地有九州 心宋之分野也

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 星部地

名角亢鄭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

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嚮參趙東井輿鬼

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

星部地名出星經見史記正義

史記帝紀曰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天官書

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杓自華以

西南衡殷中州河濟之閒魁海岱以東北也 角亢

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

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

躄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甲乙四海之外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

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 二十八舍主

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遠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

占于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疆

候在辰星占于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

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參罰

晉書天文志曰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

周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氐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陰入

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北陳留入 房心

亢五度 濟陰入氐二度 東平入氐七度 房心

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

魯國入心三度 梁國入房五度 淮揚入心一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楚國入心四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 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

入箕一度 樂涇入箕三度 元 斗牽牛須女吳

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

越揚州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

度 臨淮入牛四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

州 泗水入女一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九

危十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

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壁衛并州 安定入營室一

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營

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

六度 敦煌入東壁八度 高密入婁一 昂畢趙冀

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膠東入胃一度 常山入昂五

州 魏郡入昂一度 鉅鹿入昂三度 清河入

昂九度 趙郡入畢七度 中山入昂一度 蜀郡入參

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越雋入觜三度 牂牁入參五度 巴

郡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 東井輿鬼秦雍州 雲中入東

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鴈門入東井十六度

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弘農入柳一度 河

上黨入 柳七星張周三輔 南入七星三度 河

輿鬼二度 南入張一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

東入張一度 翼軫楚荊州 郡入翼十度 江夏

河內入張九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

入翼十二度 武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六度 帝王世紀曰黃帝受命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

淇按分星之法莫究其原以列宿之方位推之其

天人二正之初象黃帝堯舜之遺則歟三禮義宗

謂分星之異由于居其地者所祀之星不同周禮

賈疏謂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即屬焉此則

崔氏之義近是蓋天之十二次地之十二宮皆分

于日月之合朔自伏羲畫卦其方位已昭著不移
星斗辰宿皆依此而布列耳但伏羲時未有文字
名號弗彰至黃帝造書契迎日推策始分定星次
于是溯天正之初象知冬至夜半參之初度在子
中斗魁建之角在申中斗构建之虛在辰中斗衡
建之乃卽以此象分正星野始以五緯分之是爲
五宮五方左傳以龍爲繼以北斗分之是爲九野
九州左傳以亭人北斗知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卽此後漢書注引星經五緯北斗分州分郡
之說與經傳之文多不合故不錄 卒以十二次二十八宿分之是
爲十二宮十二土每土各建八百三十三國又加
以東西南三公之國統領之是爲九千九百九十

九隅

左右二監卽二伯也一相處內是謂三公世紀謂風后天老五聖爲黃帝三公雖經傳無

徵而三公之職則始于黃帝也九千九百九十九

隅舊說怪誕故天問篇已詰難之不知卽星土之

說也隅謂區隅古時萬國合正北冀州天子之都

各有分星區宇故云然也

故曰萬國也

呂覽謂古帝時海上之國有方十里者春秋繁露謂附庸之國人氏者方

十五里卽

此時遺制是時畢參罰在正北當子宮故後世以

爲冀州并州晉魏之分胃昴在北之東當丑宮故

世紀以爲趙分狼弧在北之西當亥宮故史記以

爲雍州秦之分室壁在正東當卯宮故左傳以爲

衛分奎婁在東之北當寅宮故左傳以爲魯分虛

危在東之南當辰宮故左傳以爲齊分齊反在魯

南者營邱之齊古曰北齊夏商以前必有國于南

土者猶燕與魯之有姑姓矣建牛女在南之東當

巳宮是爲揚州淮南子曰斗牽牛越須女吳此越

謂百粵不止會稽周書王會篇稱姒姓之越爲會稽別有東越于越且越國語有

華姓之越合之卽後代所稱百越也故史記以常江湖吳卽吳回之

國乃楚人之祖故後世以爲楚分使祀翼軫蓋祝

融之封初本在吳其後世遷居西楚故其分星變

爲翼軫翼軫于天正時在正西當酉宮也西之北

爲注張星于分野亦雍州之地故古以爲周之分

此外惟箕尾在正南當午宮房心在南之西當

未宮角亢在西之南當申宮後世以爲燕宋韓鄭

之分于天正之象義有未協蓋此皆取象于人正

者也帝堯之初為人正之始其時角亢氐當辰宮

房心尾當卯宮箕當寅宮此七宿皆在東方無有

偏倚以角為首故次曰壽星是時封閼伯于商邱

使祀心遷實沈于大夏使祀參宅羲叔于南交使

食味封火正黎之後于豕韋使食危韋與昆吾接

即戰國策之坭津也危坭音義通故律書曰危坭也言陽氣之危坭韋之名亦出此故舜在

璣衡依十二次立十二州其次之名號因閼伯羲

叔皆主火故次名大火鶉火因實沈祀參豕韋祀

危故後代即以其人名其次顓頊之虛元枵姬訾

亦此類耳元囂一作元枵見家語姬訾乃帝嚳之妃家見五帝本紀又因角宿

為舍星之長乃七政之門戶天帝之外廷其次又

有攝提六星佐助玉衡建指列宿雖在東南乃中

宮之分宿也故高誘以為韓鄭之分

呂覽淮南子並云中央鈞

天其宿

房心尾在正東心為木宿之主火之母也

又近于中宮故為豫州宋之分尾箕在東之北故

為幽州後與召公之燕相值故周人以為北燕之

分凡此皆取象于人正者也

尸子謂傅巖在北海之洲孟子所云伯夷

避紂居北海之濱者也即今永平府地在天象箕宿前有天策星後名傳說與永平之分星亦合此

即後人之居其土者祀傳說配箕星之義因謂箕宿前有傳說星猶之實沈豕韋之配食于參危矣

此與羲叔食味皆取人正之象者

周之封國惟齊屬女虛于天人

二正似皆未合

齊在九州之東北女虛于天正時為東南在人正時為正北

此

緣齊之先代祝庸其工皆處江水申呂二國皆在

南方故以女虛爲主蓋天正時江水申呂皆女虛
之星土也逢公于商之季世始遷臨淄而仍祀其
先世之宿故其既登神亦憑之非必爽鳩季荊在
少昊虞夏時亦祀此二星也然則周之封國其分
野之星與當時天象不合者反求于二正之初無
不可知其所從來矣雖然分星分野義本不同房
心豫州尾箕幽州牽牛婺女揚州此分野之說也
晉人祀參商人祀心豕韋祀危南交祀味此分星
之說也星野有九星土有十二分星則
有二十八宿一百六十一星在古時此
制本有成書掌於春官保章氏凡五方諸侯皆統
以五星建以北斗分屬於十有二辰 辰次同者

則分以二十八舍舍宿同者則分以宿之第幾度
第幾星必無一國之地兼及二宿三宿者尋釋左
氏內外傳及晏子呂覽其義猶約畧可識迨周衰
政弛强大之國狡焉思逞秦奄雍土楚盡漢陽齊
晉之地或至數圻此分星分野之所以淆亂東周
以後畧傳梗概故左氏得著錄於篇秦漢人得遺
說於傳聞故三晉及益州交州竝入分野周禮注
云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觀晉志所稱
與經傳之說或忤亦可知古書之亡久矣

再按古之因國分星亦不同有祀其所因之星者
有祀其先代之宿者既祀其宿神卽憑之故吉凶

妖祥皆於是見周太祖之爲后稷歲星在房

周語曰辰

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尙書鄭注謂堯時天官曰稷改

封於郃分星爲注房於天正時在南方注於人正時屬鶉火武王之克殷歲星又在鶉火故鶉火爲周之分平王以後雖自雍遷豫其祀不改祝融黎氏之國爲吳其分星爲牛女黎之裔孫後遷西楚其分星爲翼軫牛女於天正之初當巳宮翼軫於人正之初亦當巳宮故鶉尾爲楚之分春秋以後雖遷於郢都故陳其祀亦不改凡此皆祀其先代之宿者姜齊之遷臨淄祀女虛亦此義也秦伯之封吳星爲牛女此卽吳同之舊祀微子之封宋分

星爲心此卽闕伯之舊祀叔虞之封唐分星爲參
此卽實沈之舊祀凡此皆祀其所因之星者魯衛
在東而分野在人正之西甌越在南而分野在人
正之北亦此義也自儒者誤解三正不知此義乃
牽強而附和之此星野之說所爲淆亂

再按鄭與嵩高皆在大河之南古豫州地而春秋
桓公五年穀梁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淮
南子地形訓亦謂太室少室皆在冀州此與史記
斗衡殷中州河濟之閒甲乙爲海外日月不占戊
己爲中州河濟之說實同蓋冀州卽中州天之北
極爲中宮中天故中州亦近北冀字从北卽是此

義古時中夏之地東近海南至江故甲乙爲海外
之地丙丁爲江淮禹貢豫兗之地皆爲中州屬戊
己呂覽淮南子以角氏亢爲中央鈞天謂卽兗州
之分鄭韓之星野周禮職方以華山爲中岳史記
謂角宿兩傍各有三星名攝提佐斗建指皆其左
證然則壽星之屬中天其義古矣唐書載李淳風
法象志之說與古義多同止分配以唐時州縣耳
明史亦以明時州縣分配十二次然謂元枵
之次起女二度非古法也故此類不具錄 其乙
巳占十二卷亦然惟所引河圖說以禹貢之岍爲
角岐爲亢荆爲氏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大岳爲尾
砥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大行爲女恆山爲

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鳥鼠爲奎太華
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栢爲畢陪尾爲觜嶧
冢爲參荆山爲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爲七星
衡爲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其說殊異一行以
爲天下河山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
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
大行北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
爲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至岷山嶧冢負地絡
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絡南
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
甌閩中是爲南紀所以限蠻夷也島夷蠻貊皆係

以狗國以河漢之升降分爲星野其說與河圖相
近而於經義無徵禹貢所導諸山皆是壅遏四瀆
之流爲民患者故禹悉導之條紀於冊何嘗必以
此爲宿星之分野哉卽如泰山分界青徐未嘗壅
遏河流故禹之導山弗及不然巖巖五岳之宗豈
反不隸於星野九江止水名耳又何獨與眾山並
列乎地絡之說出於乾爲天門巽爲地戶故山水
之脈皆自西北發原禹之導山導水固不能逆其
理然謂山之南條北條陽列陰列卽史記河山兩
戒之說則誤史記之義本以黃河大行爲中夏南
北之戒故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國畢主之其西北

則胡貉月氏諸衣施裘引弓之民昴主之此卽昴
畢之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之說也其在河
中之戒則以鉞爲分所謂鉞南南河北北河矣史
公之意又何嘗以禹貢之山分兩戒哉且左傳以
漢爲水祥衛國占之未聞雲漢可以統領分野況
四裔至眾謂止占狗國說尤不經豈天官書之髦
頭辰星廟及兵征大宛星莩招搖之說俱不足憑
信耶聊附於此以廣異聞

風雲雷電雨露霜雪虹霓河漢

易象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象曰雲雷屯 雲上於

天需 說卦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

風 震爲雷 巽爲風 坎爲水 離爲電

詩召南曰厭浥行露 邶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鄘風曰蠶螭在東莫之敢指 朝濟於西崇朝其雨

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小雅頌弁曰如彼雨雪

先集維霰 大雅桑柔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雲漢

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大戴禮記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時有俊風 七月漢案

戶 曾子天圓曰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

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

氣勝則凝爲霜雪

小戴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東風解凍 仲春之月始

雨水 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 季春之月虹始見

仲夏之月小暑至 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 仲秋之月日夜分雷乃收

聲 季秋之月霜始降 孟冬之月虹藏不見 樂記

曰八風從律而不姦 鄭注云八風從律應節至也 祭法曰山林川

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 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

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無非教也

春秋僖公五年左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昭公

十七年傳曰漢水祥也

爾雅釋天曰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 南風謂之凱
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 蟬
竦謂之雩蟬竦虹也蜺爲挈貳 小雨謂之霖霖
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逸書時訓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
又五日魚上冰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
五日草木萌動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
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
又五日始電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鴛
又五日虹始見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

羽又五日戴勝降於桑立夏之日螻蝻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鶡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

五日爵入大水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霜降之日豺
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立冬之
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小
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
日閉塞而成冬大雪之日鳴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
又五日荔挺生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
五日水泉動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
日雉始雊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鷺鳥厲疾又五
日水澤腹堅

素問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

史記律書曰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廣莫風居北方

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條風居東北主
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明庶風居東方明
庶者明眾物盡出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
而西之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涼風居西南
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
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藏黃泉也 天官書曰
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日水漢星多則水多少則旱
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也 禮緯斗威儀曰
風之爲言萌也
其立字虫動於几中者爲風鄭康成注云言陽氣無
不周也昆蟲之屬得陽乃生遇陰乃死故風爲陰中
之陽也 春秋說題辭曰雲之爲
言運也含陽氣而起以精運也

五經通義曰和氣津液凝爲露寒氣凝爲霜

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蜺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虹常依陰雲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

大象列星圖云軒轅十七星主雷雨之神陰陽交感

震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

露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背禡分爲抱珥此十四

變皆軒轅主之

張橫渠曰雨者水之氣蒸而爲雲凝則爲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爲霧結則

爲霜又曰陽爲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爲雷激而爲電

朱子語類曰露是星月之氣 胡致堂曰光映雲際則爲電在同

雲之中則無

楊泉物理論曰天河一名雲漢眾星出焉

洪按風雲雷電雨露霜雪虹蜺河漢皆陰陽五行

之精氣應候而成。電霰霧凇則災氣之徵兆也。精氣之見歲有常期。其大綱在易傳。帝出乎震一章及乾之消息十二卦。易傳之經卦每爻司一氣。三候分至啟閉皆當八卦之中爻。其消息卦則皆自中氣始。每卦止一爻用事。司二氣。六候六候畢而後下卦之爻用事。非每卦之六爻各司一候也。嘗推演而參證之。具列如左。按一陽之生始於冬至一歲之序始於立春。立春條風至起於東北陽之柔氣竅於山川。隨木氣達於地上。故曰東風。谷風條風。又曰俊風。來風融風。南風東言其方。谷言其自。條言其應。融言其和。來言其至。俊大其功。南

言其解凍滌寒任養萬物也蓋風者天地之呼吸

隨陽氣升降每歲一周四時十二月皆有協律之

風故八風從律而不姦謂之協風

以律管吹之其風應律四

時通協於正謂之景風雖冬之寒冽未始非和曾

子云偏則風謂各偏一方以應中央非謂風行地

上非天地之正氣矣冬至以後陽雖上升尙在地

內既立春則臨將爲泰艮山以坎水之氣上騰爲

雲故艮之上爻爲雨水泰之初候當之於文泰亦

从水卽天地交之義所謂天地之氣和則雨也

劉故

以雨水爲二月節俗說謂立春卽當泰非是

然此時雲雖上於天而陽

之剛氣尙爲羣陰所闕未能震上之積陰使天陽

下濟以流通此水故密雲不雨成易卦之屯蒙需

象亦卽上九敦艮之象也又十五日陽氣愈積震

動於地中震之初爻應之是爲驚蟄正月必雷惟雉聞之二月

雷未發蟄蟲驚起蟲鳥得氣機之先也此時陰猶盛故雷未發至泰

之六候皆悉陰陽與晝夜均齊於是明庶風至是

爲春分明庶者所以章明庶物也自是乾之四爻

息爲大壯陽盛於陰乘地之剛氣得中上行乃奮

迅而震爲雷薄激而映爲電矣易傳曰雷出地奮

豫雷在天上大壯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此卽大壯

二候之象言陽氣壯且盛也又曰雷電皆至豐雷

電噬嗑雷水解此卽大壯三候之象言陽氣震陰

陰氣解散坎水上騰得雷電之應故雲行雨施而
百果草木皆甲拆也三月之令日時雨將降下水
上騰卽是此義陰旣解散其氣清明乾之四爻息
已過半至六候而陽氣愈盛炙陰成虹故曰虹始
見又五日而夬之初候應之遂爲穀雨矣蓋雲雨
本地中之水氣乘陽上升天氣下濟則降爲雨雷
電本地中之剛氣爲重陰所遏乘艮山震木之氣
迅發爲雷衝激爲電山石薄擊故有聲石木相磨
故生火陰雲團結睨日照之故成虹蜺蜺常在西
色淡因日始出光未盛也故曰雄虹雌蜺蜺亦謂
之朝隤孟子謂大旱望雲霓卽此蜺也虹主晴蜺

主雨大壯之六候陽氣大盛故蟬螗在東時有小

旱大壯之六候在東方極高處故有此象但此時雲雷風雨之氣皆

已上達於天故相距五日爲夬之初候卽曰穀雨

律曰姑洗巽之初爻應之重陽下濟又得陰順入

物之功故穀得膏雨洗濯塵垢萬物無不潔齊而

長發故夬之四候清明風至卽立夏矣夏者大也

言物皆長大其中氣曰小滿是爲乾之第一候言

陽氣已小滿於六位猶未充極至第三候曰小暑

至此卽小正之越有大旱也陽氣上征而不能下

濟知進而不知退陰疑於陽而戰故亢龍有悔春

秋傳曰龍見而雩又曰雩月雩之正也卽因此旱

矣前此虹始見而小旱故曰螭螭謂之雩此季春
之小雩也今此小暑至而大旱故曰龍見而雩此
孟夏之大雩也雩有得雨之義者小暑至距芒種
五日芒種爲五月節離之初爻司之以巽木之二
陽上索而得離之初六是爲鼎卦之象鼎有取新
之義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也夏
至之日一陰潛於中乾初之老陽消而爲姤其第
一候曰溫風至溫風與清明風皆曰南風凱風而
溫風又曰景風景大其長物之功溫言其氣之暑
熱也故姤之四候爲小暑六候畢斯爲大暑大暑
當坤之初爻遯之初候陰氣迫陽日積地上故人

覺暑氣漸盛至第二候曰土潤溽暑第三候曰大雨時行此卽因水土之氣蒸而上升而陽又炙陰抑使下注故有此象雨水旣流通暑氣故四候立秋涼風至而漢案戶露且白而下降矣涼風卽泰風西風坤居西南維中爻司立秋土得金寒之清氣故風涼漢倬露本水土之氣星月照之感而相從有露之夜不必皆有雲自春分至季秋皆有之立秋則金氣乍興故露色微白又畏火之餘烈三伏以庚露更清溽及乾消爲否暑氣止而天地肅處暑止暑也否之四候兌初行令而露色乃盡白矣漢爲水祥眾星出焉故曰星河得秋氣之澄清則愈加昭顯月

明星稀則象隨以淡可知漢是眾水之精氣聚結
爲星合以成象者雲漢止言其光之似雲猶後代
之稱銀漢矣史記金氣之說不足據但漢得金氣
更顯著耳

西法亦以漢爲眾星之象物理
論言其理西法得於實測也

秋分在

否之六候盡觀之初候前上乾下坤晝夜均齊兌
之中爻司之其風曰闐闐其候曰雷乃收聲陽氣
倡物將藏於黃泉故雷不復震又三候當兌之上
爻斯爲寒露又十五日而露乃結爲霜於是乾之
五爻且消爲剝之初候矣剝之四候當立冬不周
風至而水始冰地始凍乾之中爻主之乾爲君爲
父爲寒爲冰萬物至此皆投誠於君父帖然相安

不復動作交錯故風曰不周白虎通曰不周不交也然孤陽

在上尙有虹見于天此猶火之同光日之返照也

及六候悉而乾消爲坤其初候爲小雪四候當大

雪小雪在乾之上爻大雪在坎之初爻卦氣自乾

來陽氣猶未剝盡下與陰爭故降爲雨羣陰薄之

故凝爲雪爭即訟之象而虹亦因之以不見矣蓋霜雪

皆雨露所成在天本是雨露地以金水寒涼之氣

沖而凝之故結爲霜雪始降皆白金色也及融皆

黑水色也此時陽氣入於黃泉存者幾希至坤之

六候皆應此後五日有奇六位中乃絕無陽矣過

此六日微陽復萌坤變爲坎乾之初九乃息爲復

之第一候是爲冬至易之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革曰巳日乃孚君子以治麻明時卽謂此蓋每
候之遷皆五日七刻六十分刻之一十七秒零卽
甲日至己日之數以成數言之則六日也以旣復
言之則七日也古法言冬至以往來爲復故復曰
七日也復之四候爲小寒復之六候畢而息爲臨
斯爲大寒艮之初爻主之自冬至後四十五日皆
曰廣莫風言陽氣雖動於下而大地之上猶漠然
而不見也此時陽自下生追逐羣陰積於地上人
物當之故爲小寒大寒大寒之極曰水澤腹堅言
中高四下如入腹之膨起此皆地上之象非澤水

之底亦凝爲堅冰也是爲臨之第三候至四候立春臨之二陽息已過半乘川谷之竅上爲東風之解凍於是歲氣一周周而復始是當艮卦之中爻易傳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此之謂矣然則天象之應候而常見者皆於此

可以考知穀梁傳以電爲霆月令謂仲秋盲風至莊子以風爲地之噫氣蔡邕月令章句以蜺爲日旁白虹淮南子以虹電爲天之忌皆非是霆乃辟厯盲卽焱風噫是不平之氣白虹乃日旁氛禳安

有災眚禳象每歲常見而著於時訓月令者此亦

可知其誤矣

霞字始見楚辭乃雲受日光而成者非雲之外別有霞也王逸謂是六氣

之一乃黃老家言非經義史記天官書
以為虹蜺之類字作蝦亦附會之說也

電霰霧雰氛禨

詩頌弁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周禮眡禨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日禨二日

象三日鑄四日監五日閻六日曹七日彌八日敘九日

瘳十日想

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曰陽之專氣為霽陰之專氣為霰

霰霽者一氣之化也

春秋昭公四年左傳曰聖人在上無霽雖有不為災

爾雅釋天曰風而雨土為霾天氣下地不應曰霽地氣

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疾雷為霆

洪範五行傳曰陰陽相脅而爲雹霰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

說文曰霰稷雪也从雨散聲雹雨水也从雨包聲

洪按雹霰霧霏之義大戴記及洪範傳言之雜詳脅之不相入卽天圓篇專氣之說也霏字舊與蒙通今按與曹霧並通霧言其旁驚紛馳霏言其迷目下冒霧霧晦暄卽十輝中之曹闇皆禊象也禊象而有吉者大旱而朝隄則甘雨降仲秋而大霧

則蕎麥實否則風雷雨雪乖乎時節皆可為災不

惟電霰霧蒙矣說文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霧地氣發天不應曰霰籀文作蒙字林玉

篇作霧漢書五行志引洪範蒙作霽然則霽曹蒙

霧通霽霽霧亦通霽從曹省霧從霽省惟霽字

並可通用史記宋世家引洪範蒙作霧文選甘泉

賦注引爾雅霽亦作霧此是訛字故集韻誤謂霧

有蒙音又彛鼎古文雲作回象氣之下濟即莊

子所謂垂天之雲也雷作回象氣之上薄即易象

所謂雷出地奮也風雨霜露雪電電霰霧霽皆會

意指事之文風字从虫即蟄虫也几蟲之蟄得風

乃生故立春前二候曰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雨字

一象天亦象雲其餘皆水落之象說文謂一象天

門水霈其問少迂怪矣露乃夜之坎氣天陽應之

則沾濡道路故詩曰厭浥行露此从路之義也天

陽不應則旁鶩紛馳亂為霧矣故字从鶩省電者

陰包陽也霰者陽散陰也霜者陰陽相結也電則

雷之光也雲則雨可掃也霧者氣蒙於上曹人之

目也虹蜺河漢皆假借之稱虹蜺本龍蛇之名河

漢乃四瀆之目在天之

象似之故借以為號耳

古經天象考卷三終